

論語古注集箋

論語古注集箋卷十

吳潘維城學

子張第十九

釋文凡二十五章

子張曰士見危致命見得思義祭思敬喪思哀其可已

矣

八佾篇子曰爲禮不敬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故子張以思敬思哀爲士之可貴者也不曰

禮而曰祭者禮記祭統云禮有五經莫重於祭也

子張曰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焉能爲有焉能爲亡

釋文焉於

虔反下同爲亡如字無也

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

子夏門人史記儒林傳云子夏居西河子貢終於齊

如田子方段干木吳起禽滑釐之屬皆受業於子夏之倫爲王者師又漢書藝文志云詩有毛公之學自謂子夏所傳經典釋文序錄引徐整云子夏授高行子一云子夏傳曾申春秋有公羊名高齊人子夏弟子受經于子夏穀梁名赤魯人七錄云名淑字元始風俗通云子夏門人又史記仲尼弟子傳子夏居西河教授爲魏文侯師則子張曰子夏云何對曰子夏文侯斯亦其門人也

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

漢石經可者下者距上凡闕四字今此開

有五字疑漢本無其字漢石經拒作距者論語後錄謂少牢饋食禮俎拒注拒讀爲介距之距是古拒與距子張曰異乎吾所聞君子尊賢而容眾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與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注包曰友交當如子夏汎交

當如子張

集解○釋文而矜居陵反賢與音餘下同距具呂反雞爪也本今作拒下同汎芳劍

反鄭曰子夏所云倫黨之交也子張所云尊卑之交

也皇疏王曰子夏所云敵體交子張所云覆蓋交也皇疏

箋

陳鱣曰汎交當如子張倡與下五句相合不知尊賢容眾嘉善矜不能尤見是指尊卑若汎交安得

如此言王云覆蓋交亦承包誤蔡邕正交論曰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而二子各有聞於夫子然則以交誨也商也寬故告之以拒人師也褊故告之以容眾各從其行而矯之至於仲尼之正交則汎愛而親仁潘闕筆記曰皇疏引晉欒肇曰聖人體備賢者或偏以偏師備學不能同也故準其所資而立業焉意亦同蔡較包氏友交汎交康成倫黨尊卑之說為優維城案欒說較勝於蔡蓋子夏非寬者夫子之告以可者與之不可者拒之非恐其不能拒人而恐其可者亦為所拒也子張非褊者夫子之告以尊賢容眾

嘉善矜不能非恐其不能容眾矜不能而恐其於賢者善者亦祇汎交也蔡說失之四書考異據韓詩外傳九子貢謂堂衣若曰君子尊賢而容眾嘉善而矜不能證其與子張同聞於夫子云以下五句方是子張重申己意

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注鄭曰小道如今諸子

書也後漢蔡邕傳注箋陳鱣曰義疏云小道諸子百家之書也又引江熙曰百家競說非無其道

皆本鄭義致遠恐泥是以君子不為也注包曰泥難不通

也集解釋文恐泥乃細鄭曰泥謂滯陷不通後漢

傳箋說文滯礙也楚辭漁父云聖人者不凝滯於物

注箋疑滯即泥也論語補疏曰聖人一貫則其道大

異端執一則其道小孟子以為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能通天下之志故大執己不與人同其小可知小

道謂異端也可觀謂可以相觀而善即攻乎異端也
百家九流彼此各異彼此相摩則異者相易而為同
小者旁通而為大惟不能相觀而善小終於小而不
相通則不能致遠矣泥即執也相觀則能致遠不相
觀則泥故欲致遠則恐其泥是以君子不為也即是
以君子不泥也邢疏謂必有小理可觀覽非其義致
遠恐泥漢書藝文志東平王思傳引注並以為孔子
語後漢書蔡邕封事亦云小能小善雖有可觀孔子
以為致遠則泥四書考異云邕所書石經自為子夏
一人當無兩據封事以為孔子似因班書悞憶而後
人皆相承誤不漢
書藝文志引作弗

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

後漢書列女傳注引此為孔子

語又曰上有君子二字中論治學篇引子夏曰日習則學不忘蓋約舉兩句之義

可謂好學

也已矣

釋文訓好呼報反

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

後漢書章

帝紀正經義詔

引作孔子語

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注包曰

言百工處其肆則事成猶君子學以立其道也

集解

易說卦傳吳爲工虞翻注引子夏曰工居肆齊語管子對桓公曰昔先王之處士也使就閒燕處工就官府又曰令夫工羣萃而州處審其四時辨其功苦權節其用論比協材且暮從事施於四方以飭其子弟相語以事相示以巧相陳以功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工之子恆爲工其卽居肆成事之謂歟管子雖不言君子之學而其言士也曰令夫士羣萃而州處閒燕則父與父言義子與子言孝其事君者言敬其幼者言悌其父兄之教不肅而

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士之子恆為士韋
昭注士講學道藝者道莫大於君臣父子君子之致
道當亦不
外是矣

子夏曰小人之過也必文

史記孔子世家齊羣臣對景公曰君子有過則謝以

質小人有過則謝以文即此義

子夏曰君子有三變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

注鄭曰厲嚴正也

集解。釋文儼然魚檢反本或作嚴音同厲如字下厲已同王云病

也鄭讀為賴恃

說文儼昂頭也段注昂當作印印

若思注云儼矜莊貌人之坐思貌必儼然詩澤陂傳

亦云矜莊貌蓋即下篇所謂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

然人望而畏之也厲禮記表記云君子不厲而威威

與嚴正義近但彼狀其色此狀其言也

子張

日知錄據洪

範正義言之決斷若金之斬割謂居官則告諭可以當鞭扑行師則誓戒可以當甲兵是之謂聽其言也

厲

子夏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為厲已也注鄭

曰厲讀為賴恃賴也

釋文

王曰厲病也

集解

陳鱣曰鄭

者厲賴音同止言未信於民未見民之怨上也王肅故與鄭違論語後錄曰左傳昭四年滅賴二氏作厲是厲與賴通經讀考異云舊讀從民字絕句攷此宜以勞字為斷與下信而後諫相比其民連下未信為句義並通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為謗已也

釋文謗已

後漢

書李雲傳論未引而諫則以為謗已注引此

信上有事君字未信上有其君字無也字

子夏曰大德不踰閑

易文言傳宋衷注閑防也禮記坊記述子言云君子之道辟則

防與坊民之所不足者也。大爲之坊，民猶踰之。大德
卽君子之道，豈有坊？民之失而先自踰其坊者，乎故
子夏以爲不可踰也。坊，防也。防，古字通。說文：「閑，閑也。閑，門
遮也。」亦與防義近。春秋繁露：「玉英篇引：『不作無說苑
尊賢篇。』」小德出入可也。箋：「韓詩外傳二：『孔子遭程本
引作毋。』」小德出入可也。箋：「子於剡之閒，傾蓋而語，終
日有閒。顧子路曰：『東帛十匹以贈先生。』子路曰：『由聞
之。』夫子士不中道相見，孔子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
入可也。晏子春秋內篇：「上晏子對孔子曰：『吾聞大
者不踰閑，小者出入可也。』」四書考異曰：「據外傳，此本
孔子言而子夏述之也。荀子王制篇又引孔子曰：『大
節是也。』小節一出焉，一入焉，中君也。亦與此意同。方
觀旭曰：『大德小德皆有德之，大大小者優
劣之謂也。』孟子曰：『小德役大德，是其證。』

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當洒掃應對進退，則可矣。抑

末也。本之則無如之何。注：包曰：「言子夏弟子但於當

對賓客修威儀禮節之事則可然此但是人之末事

耳不可無其本也故云本之則無如之何也

集解○釋文酒

埽上色買反又所綺反正作灑經典下素報反本今作埽應對抑證反抑末本末之末字或作未非也

變游漢石經作游論語古義曰說文於旌旗之游讀若偃古人名於字子游游旌旗之流也从於音聲

大宰九貢八曰游貢注云游讀如固游之游漢武班碑亦以游為游子夏之門人小子經讀考異云近讀

以門人小子為句攷此子游所讀宜以子夏之門人為句

為句**應**對進退則可矣言外見子夏之門不分長幼悉以此為務也

此為務也**人**經文復出無謂矣周禮隸僕注大戴禮衛將軍文子篇注引並無小子字

酒當為灑後鄭據古文論語定為酒經傳如毛詩晉

語並作洒埽皆古文也論語後錄曰古文以洒爲灑則魯論作灑可知陳鱣則云釋文洒正作灑說文灑汎也洒灑也古文云云然則作灑者乃古文假用也埽說文云棄也埽所以訓爲棄者說文棄捐也从升推畢棄之畢箕屬所以推棄之器也故子夏聞之曰得訓爲棄周禮注汜埽曰埽俗作掃非噫言游過矣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注包曰

言先傳大業者必先厭倦故我們人先教以小事後

將教以大道也

集解○釋文先傳直專反注同後倦其眷反必先厭於豎反

警諸

草木區以別矣注馬曰言大道與小道殊異譬如草

木異類區別言學當以次也

集解○釋文區羌于反以別彼列反注同

漢書王貢兩龔鮑傳贊云易稱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警諸草木區以別矣牟子理惑論引別下

有之字論語發微曰說文區踣區藏匿也从品在匚
中品眾也按此知區爲品類區以別矣謂區其品類
以別之凡言區分者卽區別也又按樂記草木茂區
萌達鄭注屈生日區則論語區以別矣亦可訓爲區
萌之區區屈聲之轉不必改讀謂其區萌未達之時卽有以別之以區萌喻學者之始也君子之
道焉可誣也注馬曰君子之道焉可使誣言我門人

但能洒掃而已也

集解○釋文焉可於虔反誣音無

箋

誣漢書薛宣傳引作憊蘇

林曰憊同也兼也晉灼曰憊音誣師古曰論語載子夏之言謂行業不同所守各異惟聖人爲能體備之論語古義取其說論語誤質則謂憊當作憊今漢書爲作憊音義皆別論語發微曰漢書引誣爲憊是魯論馬所著爲古論也說文憊愛也是憊有兼愛義故蘇林訓兼論語補疏曰說文言部云誣加也加之義與同兼義近憊字說文訓愛毛詩巧言傳訓大爾雅訓傲漢書憊字乃誣字假借耳誣字本義自通馬以

誣為欺妄則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釋文有卒箋

非誣字本義漢石經卒作卒惟作唯漢書董仲舒傳亦作唯乎作序

子夏曰仕而優則學注馬曰行有餘力則以學文也集

釋文而優音憂行有下孟反學而優則仕箋說文仕學也段注訓古義宦訓仕仕訓學以仕學分出處起於論語野朝公冶長篇子使漆雕開仕也

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箋論語後錄曰喪過乎哀過而亨者也雖過而亨是亦過矣

故曰致乎哀而止

子游曰吾友張也為難能也然而未仁注包曰言子張

之容儀之難及者也集箋王肅家語注子張不務立仁義之行故子貢激之以

爲未仁也誤子游爲子貢論語補疏曰此文但言難能未言所以難能者何在故下連載曾子之言堂堂知堂堂爲難能卽知難能指堂堂此論語自相發明之例也廣雅堂堂容也漢書儒林傳魯徐生善爲頌蘇林曰漢舊儀有二卽爲此頌貌威儀事有徐氏後有張氏不知經但能盤辟爲禮容天下郡國有容史皆詣魯學之師古曰頌讀與容同子張善爲容故云師也辟卽盤辟也又論語自相發明之例也

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爲仁矣注鄭曰言子張容

儀盛而仁道薄也

集解論語後錄曰荀子曰弟作誦其冠神禪鄒沖其辭禹行

而舜趨是子張氏之賤儒也此正堂堂之象論語稽求篇曰堂堂乎大之稱夸大不親切故難與並爲仁魏武兵書無擊堂堂之陣越絕書此邦堂堂披山帶河漢書堂堂乎張後漢隗囂傳區區兩郡以禦堂堂之鋒皆以相對難近爲言

曾子曰吾聞諸天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注

馬曰言人雖未能自致盡於他事至於親喪必自致

盡也

集解漢石經作吾聞諸子人未有自致也者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

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注馬曰孟莊子魯大

夫仲孫速也謂在諒闇之中父臣及父政雖不善者

不忍改之也

集解春秋襄公十九年八月丙辰仲孫速卒

卒茂即莊子之父獻子也其卒之相去不過四年學而篇稱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莊子襲賢父世卿之位歷四年之久左氏傳於盟向伐邾外無所敘述是其用人行政悉仍父舊未嘗改易可知三年

無改爲孝莊子不止三年尤所
難能是以夫子獨指而稱之

孟氏使陽膚爲士師注鄭曰慶父抗轉稱死時人爲之

諱故云孟氏

禮記檀弓正義

包曰陽膚曾子弟子也士師典

獄官也

集解

陽膚方于反

變

公羊僖元年傳慶父抗轉經而死鄭注本此陳鮑云檀弓

正義誤衍稱字賦在東曰稱蓋經之誤僞王應麟集本此條在孟懿子章下丁教授曰當在此下觀檀弓正義可見

問於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

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注馬曰民之離散爲輕漂犯

法乃上之所爲也非民之過也當哀矜之勿自喜能

得其情也

集解○釋文

變

臨鐵論後刑章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

情卽哀矜而勿喜夫不傷民之不治而伐己之能得
姦猶弋者觀鳥獸挂罟羅而喜也韓詩外傳三引傳
曰魯有父子訟者孔子曰夫民父子訟之爲不義久
矣是則上失其道書大傳子曰聽訟雖得其指必哀
矜之死者不可復生獨者不可復續也書曰哀矜哲
獄羣經義證四書考異據此謂曾子述夫子之言論
語後錄曰哀矜卽今文尙書所謂哀鰥哲獄也古鰥
矜同字維城案作鰥者見漢書于定國傳贊漢書多
引今文後錄說是也書大傳亦今文引書作哀矜又
以哀矜爲哀孤獨矜寬宥則今文作鰥又作矜也

子貢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

天下之惡皆歸焉

釋文惡居鳥路反

變漢石經貢作贛下凡貢字倣此不如是之

甚作如是其甚論衡語增篇齊世篇引此章爲孔子語如一作若

子貢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

也人皆仰之

孟子公孫丑篇古之君子其過也如日月之食民皆見之及其更也民皆

仰之似即本之蓋以有過則改故如日月之食無傷於明也

衛公孫朝

注馬曰朝衛大夫也

集解○釋文○**箋**四書考

語中以國繫人名者公子荆與公孫朝耳春秋時魯有成大夫公孫朝見昭二十六年傳楚有武城尹公孫朝見哀十七年傳鄭子產有弟曰公孫朝見列子楊朱篇記者故特著衛字也

問於子貢

曰仲尼焉學

釋文焉學於虔**箋**史記弟子傳引此章切下不學同

此異仲尼孝經疏云劉瓛述張禹之義以為仲者中也尼者和也孔子有中和之德故曰仲尼禮記檀弓魯哀公諒孔子注尼父因其字以為之諡疏云尼則諡也四書考異曰中和之說稍近穿鑿魯哀公事則甚信而可徵論語惟此以下四章稱仲尼章末且有其死也哀之文必與孔子既卒後語合中庸孝經之

稱謂觀之則尼誠孔子諡矣今人藉口三經子貢曰
謂弟子子孫皆可呼其父祖之字殆未深攷

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

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釋文未墜直類反

箋漢石經墜作隧識作志陳鱣曰郇子儒效篇至其頭而山隧楊注隧讀爲墜楚辭九歌矢交隧兮土

爭先漢書王莽傳不隧如髮漢西狹頰數有顛覆實

隧之患皆作隧是隊墜古通也論語古義曰述而云

多見而識之白虎通引作志鄭注周禮保章氏云志

古文識賈疏古之文字少志意之志與記識之識同

說文無志字徐鉉於心部補之云志意也从心止聲

段注謂志所以不錄者古文有志無識小篆乃有識

字保章注志古文識識記也哀公問注志讀爲識識

知也今之識字志韻與職韻分二解而古不分二音

則二解亦相通古文作志則志者記也知也許心部

無志者蓋以其卽古文識而識下失載也維城案段

說是也否則許君於意下云志也苟志意連文何至忘之鉉增於志意也之上失之且但以意也訓志遺卻古義記而亦何常師之有箋晉書禮志引而亦作知二訓矣論語叔孫武叔曰吾亦何常師之有當是誤憶

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注馬曰魯大夫叔孫州仇也武

諡也集解○釋文語大夫魚據箋禮記檀弓注公子反於朝直遙反州仇音求箋禮記檀弓注公子

仇曰子貢賢於仲尼子服景伯以告子貢子貢曰譬

之宮牆箋漢石經之作諸自虎通社稷篇同牆漢石經作牆下同丁希曾曰此宮字是爾雅大

山宮小山之宮謂圍繞之論語偶記曰禮記曰君爲廡宮之又曰儒有一畝之宮康成云宮爲牆垣也是其證左傳曹人或夢眾君子立于社宮社非喪國不屋則無宮室而禮云君南鄉於北墉下則有牆垣是

社宮亦為牆古者以牆賜之牆也及肩窺見室家之

為宮故築牆曰宮之矣漢石經賜之牆下窺見上闕

好釋文闕乘規反之二字今此開有三字疑漢本

無也字窺陸本作闕維城案說文云窺小視也夫子之

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得

其門者或寡矣注包曰七尺曰仞也集解○釋文數

作仞通藝錄釋仞曰說仞之數小爾雅云四尺應

音同劬曰五尺六寸巽讀論趙岐孟子注曹操李

仞伸臂一尋八尺王肅聖證論趙岐孟子注曹操李

筌孫子注郭璞山海經注顏師古司馬相如傳注房

元齡管子注並云八尺而鄭康成周官儀禮注包咸

仞亦云七百尺也是書有許慎高誘兩注證以說文則八尺是許注雜高注中證以呂氏春秋注則七尺者誘說也瑤田以爲言七尺者是案方言云度廣曰尋左傳仞溝洫杜注云度深曰仞二書皆言人伸兩手以度物之名而尋爲八尺仞必七尺者何也同一伸手度物而廣深用之其勢自不得不異人長八尺伸兩手亦八尺用以度廣其勢全伸而不屈故尋爲八尺而用以度深則必上下其左右手而側其身焉身側則胸與所度之物不能相摩於是兩手不能全伸而成弧之形弧而求其弦以爲仞必不能八尺故七尺曰仞亦其勢然也弧曲而虛弦平而滿故仞爲充滿刀背如弧其刃如弦義亦然爾度廣度深數難齊一得吾說焉其亦可以已於爭也夫又曰玉篇云度深曰測說文云測深所至也然則悟測之爲言側也余說仞字以爲伸手度深必側其身義與之合然則度物皆可曰測散文則通也對文言之測之專屬於度深明矣周髀言用矩於平矩曰正繩於偃矩曰望高於卧矩曰知遠獨於覆矩則曰測深乃知古

人用字不苟又曰尋八尺初七尺伸臂之度有異也猶掘固九寸咫八寸布指之度有異也人身一事而異度者如此又曰說文閱具數於門中也古者以身度物謂於門中具數不能全伸其臂以度之又云揲閱持也謂閱而持之以其數門中不能伸臂八尺止五尺也何以明之說文又云匹四丈也从八仁八揲一匹蓋謂揲五尺八揲故得四丈爲一匹也其法殆申左臂而曲其右肱拳其手適當右腋自右腋左行至左手指尖閱而持之爲五尺與今人屈右手引布帛而量之謂之一度猶如此一度約今三尺則古五尺也以身度物閱持曰揲其長五尺見於說文合於今俗度物之法其可考者如此論語後錄則謂仞尋同爲八尺王宮牆高五丈爲六仞四分仞之一故曰數仞小爾雅主四尺之說又謂人伸兩臂以度謂之尋尋八尺也但伸一臂則謂之仞仞四尺也孔安國以爲八尺何緣一度立二名邪孟子掘井九仞水涸而不及泉以四乘九爲三丈六尺此尋常掘井之數若以八乘九則爲七丈二尺世未有掘井至七丈餘

猶不得水者皆非也之牆御覽百七十四引風俗通
義作宮牆魏李仲璇孔子廟碑汲縣太公碑用此仞
作刃百官之富論語後錄云考工記曰外有九室九
卿朝焉注外路門之表也九室如今朝堂諸曹治事
處當卽指此吳氏遺著曰官古館宇曲禮在官言官
注官謂版圖文章之處卽匠人外有九室九卿朝焉
之朝曰官曰室曰朝一也皆在宮牆之內故康成攷
工記注云九室如今朝堂諸曹治事處易隨初九官
有渝釋文蜀才本作也夫子之云不亦宜乎注包曰夫
館說文官吏事君也

子謂武叔也集解

叔孫武叔毀仲尼

列子仲尼篇陳大夫聘魯見叔孫氏叔孫曰吾國有聖人曰非孔正

邪曰是也何以知其聖乎叔孫曰吾聞顏回曰孔某能廢心而用形四書考異曰稱聖人而以廢心用形爲詞卽謂之子貢曰無以爲也仲尼不可毀也他人毀聖人可爾

之賢者邱陵也箋

風俗通義山澤卷引無者字

猶可踰也仲尼曰

月也無得而踰焉人雖欲自絕其何傷於日月乎多

見其不知量也

釋文不知量音亮

箋

經傳釋詞曰古人多祇同音襄二十九年左傳

祇見疏也正義祇作多云多見疏所論語多見其不知量也服虔本作祇解云祇適也

陳子禽謂子貢曰子為恭也仲尼豈賢於子乎子貢曰

君子一言以為知一言以為不知言不可不慎也夫

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

釋文為知音智下同箋

周髀算經天不可階而升地不可尺寸而度

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

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其生也榮其死

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

釋文道之音雖箋書董仲舒傳

引來作來

堯曰第二十三

釋文凡

箋

四書考異曰古論堯曰篇僅此一章此蓋論語後序故專

爲篇而文今不全故難通解也周易序卦傳與詩書之序舊俱列篇第數中而退居於筴尾今詩書序分題於各篇章傳注家所移置耳周秦兩漢書籍如莊子天下篇史記自序淮南子要略越絕書序外傳記潛夫論敘錄鹽鐵論大論皆書斯例若漢書之敘傳華陽國志之序志後語大序後復有小序也論衡以對作篇爲序其後更有自紀一篇則附傳也參同契以自作啟後章爲序其後更有補塞遺脫一章則補遺也呂氏春秋以序意章爲序則季冬紀末蓋呂以春秋名書專以紀時令故十二紀畢隨序其意而八覽六論乃所附見者也荀子當以非十二子篇爲序今次第六乃唐楊倞作注時誤移倞自序言其篇第

頗有移易是也。由是類觀，則此章暨孟子由堯舜章之爲一書後序，夫何疑邪？子張以下古原別分爲篇，蓋於書成後續爲附編，故又居後序之後。

堯曰咨爾舜，天之厯數在爾躬。注：鄭曰：厯數在汝身，謂

有圖錄之名。

正義：書堯典，帝曰：格汝舜，潛夫論五德

爾躬，皆言格不言咨。咨，詩蕩傳云：嗟也。春秋繁露郊祭篇言察身以知天也。論語後錄曰：洪範五紀五曰：厯數。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注：包曰：允，信也。卽此。

困極也。永，長也。言爲政信執，其中則能窮極四海天

祿，所以長終也。

集解：箋經義述聞曰：允，猶用也。允執其中，言用執其中也。四海困窮，天

祿永終，論語補疏曰：尙書古文疏證云：四海困窮，不得作好天祿永終，不得作不好。蓋允執其中一句一

義耳四海困窮欲其俯而恤人之窮天祿永終則欲其仰而承天之福亦如洪範考終命大雅高朗令終云爾班彪王命論則福祚流於子孫天祿其永終矣論語堯質亦曰永終者吉祥之辭猶尚書金縢云永終是舜亦以命禹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

皇王后帝

釋文玄牡茂后反

注鄭曰皇王后帝並謂太微五

帝在天爲上帝分主五方謂五帝用玄牡者爲舜命

禹事於時總告五方之帝莫適用用皇天大帝之牲

詩閟宮正義引上三句

變

周語王子晉言皇天嘉

書湯誥正義引下五句

論語帝臣不蔽簡在帝心證之皇王后帝閟宮正義謂論語說受終文祖宜總祭五帝也墨子兼愛下篇湯曰惟予小子履敢用玄牡告于上天后曰今年大旱卽當朕身履未知得罪于上下有善不敢蔽有罪

不敢赦簡在帝心萬方有罪卽當朕身朕身有罪無
及萬方呂氏春秋季秋紀云湯克夏而天大旱湯以
身禱於桑林曰余一人有罪無及萬夫萬夫有罪在
余一人尸子韓嬰詩傳亦稱湯之救旱禱于山川與
墨子呂氏合而與鄭異而周語內史過引湯誓余一
人有皐無以萬夫萬夫有皐在余一人韋昭注今湯
誓無此言則已散亡矣白虎通三正篇引論語曰予
小子履三句云此湯伐桀告天以夏之牲也白虎通
姓名篇云湯生於夏世何以用甲乙爲名曰湯王後
乃更變名子孫法耳本名履論語曰子小子履履湯
名也歷稽古籍自以屬湯爲是而鄭以爲舜命禹事
者疑以曰字連上文讀望文生訓而不知其於履字
終無解也經讀考異曰近讀履字上屬予小子爲句
據大戴禮盧氏注引論語曰履敢用立牡是又以履
字下屬義並通論語後錄曰五帝卽明堂所以祀五
帝者尸子曰黃帝合宮有虞總章殷人陽館周人明
堂總章張衡亦謂之總期就棘桓譚新論堯謂之五
府書受終于文祖鄭注文祖猶周之明堂五府之大

名也又考工記夏后曰世室殷曰有罪不敢赦注包

重屋此湯祀五帝或卽是陽館歟

曰從天奉法有罪者不敢擅赦也集解○釋文帝臣

不蔽簡在帝心注鄭曰簡閱在天心言天簡閱其善

惡也正義○釋文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

在朕躬箋漢石經無作毋萬方周有大賚善人是富

釋文大賚力言所以錫予善人也說文曰賚賜也

代反賜也論語古義曰戰國策制海內子元元非兵不可高誘

曰元元善也姚察漢書訓纂曰古者謂人云善人因

善爲元故云黎元其言元元者非一人也是也惟復

引太誓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證善人爲黎元則

東晉古文武成文古大雖有周親不如仁人百姓有

誓無此文不足據也

過在予一人箋

墨子兼愛中篇曰昔者武王有事泰山隧傳曰泰山有道曾孫周王有事

大事既獲仁人尚作以祇商夏蠻夷醜貉雖有周親不若仁人萬方有過維予一人說苑貴德篇武王克

殷問周公曰將柰其士眾何周公曰使各宅其宅田其田無變舊親惟仁是親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武王

曰廣大乎平天下矣韓詩外傳三淮南主術訓與說苑同書大傳作無故無新惟仁之親餘亦同論語後

錄曰呂氏春秋離謂篇周公召公以此疑高誘注以管蔡流言故疑也論語曰雖有周親不如仁人此之

謂漢書元帝紀建昭五年詔曰傳不云序百姓有過在予一人師古注論語載殷湯伐桀告天之文誤也

說苑君道篇百姓有罪王弼周易謹權量審法度修觀卦注亦曰百姓有罪在於一人

廢官四方之政行焉注包曰權稱也量斗斛也

○集解

文權量音亮注漢書律歷志周衰矣孔子陳後王同權秤尺證反箋之法曰謹權量云云焉作矣公羊

昭三十二年傳註引全節亦冠孔子曰字四書釋地
曰權量度三者居治天下之大端昔舜一歲四巡守
皆同律度量衡月令兩日夜分皆同度量正權概周
禮大行人十有一歲同度量同數器未有舉權量而
遺度者特以度一字未足成句配以法字易曰制而
用之謂之法秦始皇紀秦初并天下一法度衡石丈
尺其證也漢書律歷志云職在內官廷尉掌之師古
注法度所起故屬廷尉也論語釋故以此爲法度爲
度之切證是也邢疏引律歷志五權五量五度與滅
爲說而謂此不言度從可知不知法度卽度也興滅
國繼絕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箋
云國謂諸侯世謂卿大夫壽太傳古者諸侯始受封
則有采地百里諸侯以三十里七十里諸侯以二十
里五十里諸侯以十五里其子孫雖有舉黜其采地
不黜使其子孫賢者守之世世以嗣其始受封之君
此之謂興滅國繼絕世也書曰茲予大亨于先王爾
祖其從與享之此之謂也白虎通封公侯篇爲先王

無道妄殺無辜及嗣子幼弱為強臣所奪子孫皆無
罪因而絕重其先人之功故復立之左襄十年傳疏
禮天子不滅國諸侯不滅姓其身有罪宜廢者選其
親而賢者更紹立之論語所謂興滅國繼絕世者此
也說苑君道篇武丁思先王之政興滅國繼絕世舉
逸民又敬慎篇同公羊宣十七年傳注引全節文上
冠孔子曰字文選兩都賦序為諸孫置守塚人表兩
注引興滅國繼絕世逸民傳論注引舉逸人天下之
人歸心焉上俱冠子曰字顏師古漢書外戚侯表注
引孔子陳帝王之法云云民作人與逸民傳注論同
逸民漢書律歷志注

所重民食喪祭筮

漢書藝文志

謂有德而隱處者
民食師古注論語載孔子稱殷湯伐桀告天辭也論
語述何曰此篇以春秋繼二帝三王之統也謹權量
如讖初稅畝用田賦之屬審法度如改制質文修廢
官如辨爵等王國百二十官之屬興滅國謂凡書滅
皆當興也繼絕世如孫以王父字為氏城緣陵城成
周城杞嘉紀季皆善辭也舉逸民如嘉叔肸曹喜時

吳札之義重民如征伐城築之屬悉書重食如水旱
螟螣大饑告糴有年之屬他穀不書惟麥禾獨書尤
重也詳崩薨卒葬奔喪會葬歸賵含襚重喪也詳禘祫烝嘗議立廟屋壞重祭也寬則得眾

信則民任焉敏則有功公則說

釋文則說音悅

漢石經無

焉五字今皇疏本同皇疏本說上有民字四書考異
曰四語與上文絕不相蒙與前論仁章文惟公說二
字殊慢秦以前疑子張問仁一章原在子張篇首而
此爲脫亂不盡之文古書簡盡則止不以章節分簡
故雖大半脫去猶得餘其少半連絡下章也下章子
張問政孔子約數以示俟張請目然後詳晰言之與
問仁章文勢畫一顯見其錄自一手又二十篇中惟
此二章以子答弟子之言加用孔字蓋古分堯日子
張問以下別爲一篇與前季氏篇爲別一記者所錄
稱孔子是其大例故知命章首舊本亦有孔字今以
問仁章亂入陽貨之篇既嫌其體例不符而公山佛
肸連類並載之間橫隔以此亦頗不倫論語後十篇

朱子嘗言之堯曰篇顛倒失次東坡又嘗言之民食喪祭以上已似輯自殘斷之餘以下則竟全脫一簡敘羣聖畢宜更有孔子論斷或弟子贊孔子若祖述堯舜之類今亦已脫去矣恭實寬信敏惠之本獨舍此句未足該歷帝王爲治之體要也

子張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子曰尊五美屏

四惡斯可以從政矣箋

漢平都相蔣君碑遵五進四

文今惟後漢書祭遵傳遵美屏惡屏或作進而尊並作遵疑漢時本多作遵說文遵循也遵五美者猶書洪範云遵王之義遵王之道遵王之路也說文無進字禮記大學篇進諸四夷釋文引皇云進猶屏也進屏異文同義則當子張曰何謂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以此文作屏爲正

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

釋文不費

芳味反變不費論語後錄曰費讀如君子之道費而
下同變隱之費謂不拂於人心與下不怨同義泰
而不驕威而不猛中論法象篇引二句倒置子張曰何謂惠而不費子曰

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費乎注王曰利

民在政無費於財也集解擇可勞而勞之又誰怨欲仁

而得仁又焉貪君子無狀寡無小大無敢慢釋文敢

反變無小大書無逸曰至于小大無時或怨鄭注小

嘉定王鳴盛尚書後案曰詩無小斯不亦泰而不驕

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

亦威而不猛乎釋文儼魚檢反子張曰何謂四惡子曰不教

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注馬曰不宿戒而責

目前成爲視成也

集解

慢令致期謂之賊

漢書董仲舒策引殺

作誅荀子坐宥篇魯有父子訟者拘之三月其父請止孔子舍之季孫不說孔子曰慢令謹誅賊也令有時斂也無時暴也不教而責成功虐也然後刑可卽也韓詩外傳三子貢謂季孫曰賜聞之託法而治謂之暴不戒致期謂之虐不教而誅謂之賊以身勝人謂之責荀子所言四惡缺其一韓嬰所言有責而無有司亦與夫子所言不同而大致本此虐說文云从虎爪人虎足反爪人也段注覆手曰爪虎反爪鄉外攫人是曰虐蓋以不教而殺者比虎之虐也

猶之與人也出納之吝謂之

有司

釋文出尺遂反又如字內如字又音筭論語述

美四惡皆春秋法戒也秦項之失皆以四惡也

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注鄭曰魯論無此章今

從古

釋文韓詩外傳六引此無也字云言天之所以

命生則無仁義禮智順善之心無仁義禮智順善之心
謂之小人故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小雅曰天保定爾亦孔之固言天之所以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言民之秉德以則天也不知所以則天又焉得為君子乎漢書董仲舒傳曰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自知貴於物然後知仁誼知仁誼然後重禮節重禮節然後安處善安處善然後樂循理樂循理然後謂之君子故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此之謂也過庭錄曰公羊傳西狩獲麟孔子曰吾道窮矣何休曰重終論語自微子至堯曰稱不知禮無以立也不知言孔子並加姓亦重終之義

無以知人也注馬曰聽言則別其是非也

集解○釋文別其彼

列箋知言如易繫辭所謂將叛者其辭慙中心疑者
反箋其辭枝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誣善之人其
辭游失其守者其辭詘孟子公孫丑篇所謂諛辭知
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
窮是也

論語古注集箋卷十終

論語考

吳 潘維城輯

論語注解傳述諸家皇邢二家於序疏言之詳矣而

宋王應麟漢藝文志考證云論語古二十一篇

出孔子壁

中兩子張如淳曰分堯曰後子張問何如可以從政已下爲篇名曰從政家語後序云

孔安國爲古文論語訓二十一篇何晏序云古論唯

博士孔安國爲之訓解而世不傳新論云文異者四

百餘字正義曰孔子舊宅壁中得古文經傳卽謂論

語孝經爲傳也古文者科斗書蒼頡本體周所用以

今所不識故名古文春秋正義引哀公問主於宰我
案古論語及孔鄭皆以爲社主張包周等並爲廟主
釋文云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魯論無此章今從古
說文引狐貉之厚結衣長短右袂色孿如也文質份
份不使勝食旣朝服衽紳弣善射小人窮斯濫誦曰
禱爾于上下神祇友諷侯以杖荷蓑有荷臿而過孔
氏之門梟湯舟皆古文也

又引論語
路予之足

齊二十二篇

多問

王知

晁氏公武曰齊論有問王知道兩篇詳其名是

道必論內聖之道外王之業未必非夫子之最致意者

不知何說而張禹獨遺之禹身不知王鳳之邪正其

不知此固宜然勢位足以軒輊一世使斯文遂喪惜

哉何晏序云鄭玄就魯論篇章考之齊古為之注維城

案鄭注但云從古齊論未及也文軒林氏曰康成溺於章句其竄定

未必審也許氏說文有所謂逸論語是康成之說未

行而論語散逸已有不傳者說文逸論語曰玉粲之瑟今其璫璫也如玉之

瑩又曰璫璫魯之寶玉也孔子曰美哉璫璫璫璫遠而望之與若也近而眎之瑟若也一則理勝二則孚勝初

學記亦謂逸論語之文愚謂問玉疑即問王也季氏篆文相似維城案辭氣不似論語恐非齊論

篇洪氏曰或以為齊論正義曰齊論者齊人所傳魯

二十篇釋文曰鄭校周之本以齊古讀正凡五十事
皇覽引魯讀六事正義曰魯論者魯人所傳卽今所
行篇次是也石經論語載蓋毛包周有無不同之說
其文有增損者其字亦有假借及用古者有字異而
訓不遠若置其杖賈之哉者後漢傳有遵五逆四之
文祝睦碑云鄉黨遯遯劉修碑云鄉黨遯遯如也古
今人表卑湛尾生高尾生晦厥黨童子祝佗革子成
弗盼廣韻引子西彼哉彼義切紳安曰侯說二十一
篇何晏序云張禹本受魯論兼講齊說齊者從之號

曰張侯論爲世所貴本傳禹爲成帝師以上好論語
難數對已問經爲論語章句獻之鄭玄以張侯論爲
本參考齊古而爲之注伯厚長於考證故其說多足
補二家所未備而國朝諸家之說又有出其外者
今彙錄之

臧琳經義襍記曰釋文序錄云張禹受魯論於夏侯建
又從庸生王吉受齊論擇善而從號曰張侯論最後而
行於漢世禹以論授成帝後漢包咸周氏並爲章句列
於學官鄭元就魯論張包周之篇章考之齊古爲之注

爲魏吏部尚書何晏集孔安國包咸周氏馬融鄭元陳
羣王肅周生烈之說并下己意爲集解正始中上之盛
行於世據此則張侯論語已不全爲魯論厥後包周所
注列於學官皆是本也鄭康成就包周之本以齊論古
論校正之凡五十事則鄭本論語又參合古魯齊三書
定之非張包周之舊矣何晏所集七家內孔安國馬融
蓋純乎古文餘則三家並有然鄭君校從古論有注以
識別使後人可考何晏就三家本以意爲之自序稱集
諸家之美有不安者頗爲改易故采孔馬之注則改包

周之本用包周之說又易孔馬之經自成一家不今不
古甚可慨也今據何氏以前書略爲分別之漢石經殘
碑此張侯魯論也史記孔子世家仲尼弟子列傳及許
氏說文皆古論也石經見洪氏隸釋茲不贅列古論語
傳不習乎魯論語專不習乎釋文下凡見釋文者皆不注所本古論語
未若貧而樂道仲尼弟子傳魯論語未若貧而樂古論語而
眾星共之魯論語而眾星拱之古論語有酒食先生饌
魯論語有酒食先生餒古論語哀公問社於宰我魯論
語哀公問主於宰我古論語縱之純如也孔子世家魯論語

從之純如也古論語無適也魯論語無敵也古論語可

使治其賦也魯論語可使治其傅也古論語夫子之言

天道與性命弗可得聞也已孔子世家魯論語夫子之言性

與天道不可得而聞已矣漢書陸兩夏侯京翼李傳贊古論語未知

焉得仁魯論語未智焉得仁漢書古今人表論衡問孔中論智行下句同古

論語崔子弑其君魯論語高子弑其君古論語吾不知

所以裁之孔子世家魯論語不知所以裁之古論語命也夫

斯人也而有斯疾命也夫仲尼弟子傳魯論語命矣夫斯人

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古論語文質彬彬

魯論語文質份份

說文人部廣圻案說文是古論語當互易

古論語夫子矢

之曰予所否者魯論語曰夫子矢之曰予所鄙者

論衡問孔

古論語子之燕居魯論語子之宴居古論語吾未嘗無

誨焉魯論語吾未嘗無悔焉古論語假我數年

孔子世家魯

論語加我數年古論語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魯

論語五十以學亦可以無大過矣古論語其爲人也學

道不倦誨人不厭發憤忘食樂以忘憂

孔子世家魯論語其

爲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古論語多見而識之知之

次也魯論語多見而志之知之次也

禮樂自虎通

古論語揖

巫馬旗而進之

仲尼弟子傳

魯論語揖巫馬期而進之古論

語正唯弟子不能學也魯論語誠唯弟子不能學也古

論語君子坦蕩蕩魯論語君子坦蕩蕩古論語民無得

而稱焉魯論語民無德而稱焉

釋文後漢書丁鴻傳論

古論語魏

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魯論語巍巍乎舜禹

之有天下也而不預焉

白虎通聖人

古論語空空如也魯論

語慳慳如也古論語弁衣裳者魯論語綈衣裳者古論

語夫子循循然善誘人魯論語夫子恂恂然善誘人

後漢

書張壹傳趙岐孟子章指

古論語沽之哉我待賈者也魯論語賈之

哉我待價者也

白虎通商賈

古論語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

魯論語孔子於鄉黨逡逡如也

孔子世家索隱釋山陽太守祝睦後碑

古

論語辯辯言唯謹爾魯論語便便言唯謹爾古論語朝

與上大夫言闇闇如也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

孔子世家

論語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與上大夫言闇闇如也

古論語執圭鞠躬如也魯論語執圭鞠躬如也

儀禮聘禮注

古論語上如揖下如授魯論語上如揖趨如授古論語

不使勝食既

說文

魯論語不使勝食氣古論語雖疏食

菜羹瓜祭必齊如也魯論語雖疏食菜羹必祭必齊如

也古論語鄉人讎魯論語鄉人獻古論語君賜生魯論

語君賜牲古論語見弁者魯論語見纓者古論語朋友

死無所歸曰於我殯魯論語朋友無所歸生於我乎館

死於我乎殯白虎通三綱六紀古論語車中不內顧魯論語車

中內顧古論語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政事冉

有季路言語宰我子貢文學子游子夏仲尼弟子傳魯論語

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

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古論語南容三復白珪仲尼弟子傳

魯論語南容三復白圭古論語仍舊貫魯論語仁舊貫

古論語師也辟參也傳柴也愚由也嘽魯論語柴也愚

參也魯師也辟由也嘽古論語無吾以也魯論語無吾

已也古論語因之以饑饉魯論語因之以飢饉古論語

詠而饋魯論語詠而歸古論語吾與點也說文點雖哲而黑也从黑

箴聲古人名點字子皙仲尼弟子傳作箴字是省文魯論語吾與點也古論語仲

弓問政子傳魯論語仲弓問仁古論語片言可以折

獄者魯論語片言可以制獄者廣雅一釋詰制折也古論語子之

迂也魯論語子之于也古論語夫君子為之必可名言

之必可行孔子世家魯論語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

可行也古論語吾黨有直躬者魯論語吾黨有直躬者

古論語硜硜然小人哉魯論語悻悻然小人哉孟子公孫丑下

注古論語朋友切切節節兄弟熙熙毛詩伐木傳魯論語朋

友切切悃悃兄弟怡怡古論語子貢方人魯論語子貢

謗人古論語有荷與而過孔氏之門者說文艸部魯論語有

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古論語高宗諒陰三年魯論語

高宗諒闇三年鄭注本又公羊傳文九年注古論語在陳絕糧魯論

語在陳絕糧古論語小人窮斯嬾矣說文女部魯論語小人

窮斯濫矣古論語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魯論語工

欲善其事必先厲其器

漢書梅福傳

古論語好行小慧魯論

語好行小惠古論語友誦佞

說文言部

魯論語友便佞古論

語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魯論語言未及之而言謂之

傲古論語邦君之妻魯論語國君之妻

白虎通爵又家采

古論

語饋孔子豚魯論語歸孔子豚古論語淫而不緇魯論

語泥而不滓

史記屈原賈生傳嚼然泥而不滓者也後漢書隗囂傳賢者泥而不滓又隸釋費鳳

別碑淫而不滓隸續廷尉仲定碑泥而不宰禮堂謹案文選東方朔畫贊云淫而無滓廣圻案泥而不宰見婁

機字源今隸續有錄無書

古論語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魯論語苟

患失之亡所不至

漢書朱雲傳

古論語古之矜也廉魯論語

古之矜也貶古論語天何言哉天何言哉魯論語夫何

言哉夫何言哉古論語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義也仲尼

弟子傳魯論語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古論語惡果

敢而室者魯論語惡果敢而室者古論語惡微以爲知

者魯論語惡絞以爲知者古論語齊人饋女樂魯論語

齊人歸女樂古論語往者不可諫兮來者猶可追也子孔

世家也亦當作兮魯論語往者不可諫也來者猶可追也今本無二

也漢石經有古論語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魯論語期

斯已矣今之從政者殆古論語悠悠者天下皆是也史記

孔子世家文選
晉紀總論注

魯論語滔滔者天下皆是也古論語朱

張魯論語侏張古論語行中清孔子世家魯論語身中清古

論語廢中權魯論語發中權古論語百工居肆以成其

事魯論語百工居肆以致其事白虎通古論語君子之

道焉可誣也魯論語君子之道焉可慙也漢書薛古論

語陳子禽問子貢曰仲尼焉學仲尼弟子傳魯論語衛公孫

朝問於子貢曰仲尼焉學古論語敢昭告于皇皇后帝

魯論語敢昭告于皇天上帝白虎通古論語有孔子曰

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不知禮無以立也不知言無以

知人也魯論語無此章魯論語衛靈公有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古論語無此章凡六經古文不可偏執古文多假借今文多正字又往往古文得其真今文或以形聲致誤故必合考之方兩通漢儒今文家不知古義古文家鄙棄今學皆過也能參合古今擇善而從可爲後學法守者惟北海鄭君一人而已

馮景解春集曰論語二十篇孔子七十以後之言居多矣何也史記孔子去魯年五十六凡十四歲而反乎魯其爲七十無疑所云歸與歸與以裁吾黨小子答問於

是爲多七十從心假我數年之語可徵也又考家語七十二弟子解及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其載歲數特詳惟子路少孔子九歲其曾閔樊卜顓孫澹臺皆少孔子五十以下而子淵子羔子賤子游及原冉公西端木之徒皆少孔子四十上下此鑿然二書可考者孔子七十時曾子才二十四歲耳而其書尚成於門人且記曾子啟手足語曾子沒時孔門弟子略無存者矣則其不能紀遠斷可知也甚矣學者著書立說戒蚤成而傳遲暮有以也

惠棟論語古義曰夫子言述而不作信哉鄉黨一書半

是禮經堯曰數章

孔壁論語子張已下別爲一篇

全書訓典論君臣雖

人言不廢言恆德則南國有人於善人爲邦則曰誠哉

是言於隱居行義則曰吾聞其語素絢唐棣逸詩可頌

百官冢宰逸典可稽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此

胥臣多聞之所述也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此

文王官人之所記也

文王官人本載周書大戴采之以爲記

克己復禮爲

仁左氏以爲古志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管子以爲古語

見小問篇

參分天下而有其二周志之遺文也

今逸周書卽周志也在程

典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周任之遺言也推此言之聖人
篇豈空作邪但經傳散佚不能一一舉之耳

錢宮詹潛研堂答問曰問論語何氏集解采孔安國包
咸周氏馬融鄭康成陳羣王肅周生烈八家之說周氏
不詳其名周生烈字文逸燉煌人本姓唐魏博士晉中
經簿云周生姓烈名今本集解有周無周生何也曰平
叔自序稱集諸家之善記其姓名疑平叔元本姓名兼
舉後人厭其繁複因刪去其名又不知周生之爲複姓
并生字亦去之由是周氏周生兩家之說不可辨矣後

得皇侃義疏讀之凡孔馬鄭陳王周生諸人皆稱名惟包咸作苞氏而不名蓋包氏家諱咸故也然細檢全部但有周生氏而無周氏殊不可解 又曰問古人引書多誤如王伯厚舉漢藝文志小道可觀蔡邕傳致遠則泥以子夏之言爲孔子唐孔穎達傳以能問於不能以曾子之言爲孔子論語非僻書何以舛謬乃爾曰伯厚所舉尚有未盡後漢章帝紀引博學而篤志王充論衡引死生有命亦以子夏爲孔子北史何妥傳引仍舊貫何必改作以閔子之言爲孔子劉知幾史通引吾日三

省吾身昔者吾友以曾子之言爲孔氏論衡引紂之不
善以子貢之言爲孔子宋書劉延孫傳贊引事君數斯
疏矣稱子曰不稱子游皆是也然則古人固多誤乎非
也漢藝文志云論語者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
與言而接聞於夫子之語也故漢唐諸儒引用論語雖
弟子之言皆歸之孔子後儒未達此義輒謂諸弟子之
言多有流弊豈知論語所述皆孔氏微言大義端木游
夏諸賢其言皆聞諸夫子者乎

錢坫論語後錄後敘曰論語一書雜出七十子門人所

記案其時在六國之際歟如孟武伯卒在哀公之後其子敬子已得稱諡子夏退老西河爲魏文侯師曾子嘗以西河之民疑女于夫子爲之罪而曾子卒事獨詳曾子少夫子四十六歲當夫子之卒爲二十七歲夫子卒于哀公十六年左傳終哀公二十七年歲在甲子其明年爲周元王元年去文侯卽位計五十一年曾子是時九十歲矣論語之作又在其時後乎獨怪諸弟以所事夫子事有若而論語則有子曾子閔子並稱爲子說者疑此三子之門人所述儻有之歟其于子夏子游子張

或多譏刺去夫子益遠微言已絕人各是其所師遂互相標榜耶檀弓鋪張子游過於曾子而子張一篇序子張則非子夏序子夏則非子游序子游曾子又非子張卽所謂是其所師者非耶夫子設四科子夏子游並列文學而春秋獨屬子夏諸弟子中惟子夏多撰述禮傳喪服授詩及毛公記爾雅公羊高穀梁置咸受業焉徐防有云詩書禮樂定自夫子發明章句始於子夏洵哉鄭康成曰論語仲弓子夏等所撰定以事推之其子夏之門人所記多歟漢時有齊魯古文三家馬融孔安國

並傳古文張禹則以魯參齊包周之學出焉鄭則以古
兼考齊魯何晏集諸家解名曰折衷至是於前世傳授
師說異同皆不詳焉竊疑太史公史記於孟武伯問子
路則稱季康子子語魯大師樂則先舉齊太師後舉魯
太師班固漢書於葉公問政則稱定公皆三家之互異
又孔安國注君子不以紺緹飾以緹爲纁鄭司農爲緹
許春說文解字引誅曰以誅爲纁鄭司農爲誅孔許皆
說古文鄭本魯論是亦魯古並行之明證矣後之讀論
語者尚于此乎求之

坵又曰諸弟子所稱皆夫子之遺言也文猶質也質猶
文也文質份份之諭也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溫
故知新之論也見利思義見危授命答子路成人子張
述之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對哀公問
政子夏傳之彖傳喪過乎哀卽致乎哀而止之說也繫
辭履以和行卽禮之用和爲貴之義也由是遇齊程本
子則大德小德之閑辨議魯孟莊子則觀志觀行之義
通然則檀弓所載曾子子游有子所論自不誣矣
李愔羣經識小曰今所傳論語本較釋文多異如患不

知人也釋文無人字奚其爲爲政下釋文有也字吾與
女釋文作爾巧言令色足恭章釋文云一本此章首有
子曰字恐非三人行必有我師焉釋文三人上有我字
必有作必得子疾病子路請禱鄭本無病字釋文云案
集解於子罕篇始釋病則此有病字非予有亂臣十人
釋文無臣字注云本或作亂臣十人非沒階趨進翼如
也釋文無進字季康子問弟子孰爲好學釋文無季字
亦各言其志也釋文無也字吾得而食諸釋文吾字下
有焉字子言衛靈公之無道釋文作子曰丘何爲是栖

栖者與釋文無爲是二字後世必爲子孫憂釋文無後
世二字是魯孔丘之徒與釋文作孔子之徒與君子不
施其親釋文作不弛蓋今本與唐初之本又多違異也
洪頤煊讀書叢錄曰何晏論語序齊論有問王知道多
于魯論二篇古論亦無此二篇案王應麟困學紀聞謂
問王是問玉之譌說文引論語自敘稱古文玉部璫字
注引逸論語曰玉璫之璫今其璫猛也璫字注引逸論
語曰如玉之瑩以其不在古論篇中故稱爲逸是亦古
論無此二篇之證 序又云古論分堯曰下章子張問

以爲一篇有兩子張凡二十一篇案漢書藝文志論語
古二十一篇有兩子張如淳曰分堯曰篇後子張問何
如可以從政已下爲篇名曰從政其篇名不與班志同
者當是俗閒改本堯曰二章不知命章釋文魯論無此
章据何晏序古論亦當無此章

吳棣雲吳氏遺箸曰坊記論語曰案論語之書孔子沒
後游夏之徒所記孔門答問之言初無論語之名目孟
子所引論語猶不言論語也此稱論語知是漢人所記
海鹽陳其餘案坊記引論語與詩書易一例似孔門舊
有此名若魯論齊論則自漢人別之耳古文出於壁中

已名論語藏之尚在秦世
也論語之名不自漢始矣

姜炳璋讀左補義綱領曰聖人之心法具見於論語而
左氏無不與之表裏微獨桓之正文之譎景之無稱武
子之愚武仲要君之類班班可考也而有禮則安無禮
則危三致意焉然後知禮讓之可與爲國備揭小人之
情狀然後可與知言變患之來以天爲斷不啻屑與小
人爭得失然後可與知命治人必先立本用民必先教
民而書戰敗則不盡其情本之節愛敬信時使以論政
治本之德行言語政事文學以品隲人物孔子志在東

周世莫之宗春秋所由作也凡低回於周之德三代之治如季札如韓起卽佞如祝鮀猶必備錄其文蓋無一不以聖人之心爲心也或謂左氏熟習史事以求合於論語則又不然於弗狃之叛無召孔子之文於齊景公無君君臣臣之對不載大宰之問後世因不知其爲吳爲宋不載南子請見後人因誤爲南蒯於陳無絕糧事於宋無向魋欲殺事於齊無歸女樂事其他遺漏不可勝計而七十子之附見者落落如晨星誠以春秋者天子之事論語者一家之書例不同而文亦別也

論語敘

左傳敘正義引作鄭某注論語敘

仲弓子夏等所撰定

經典敘錄那疏仲弓下有子游二字

書以八寸策

北史儒林傳

鈞命決云春秋二尺四寸書之孝經一尺二寸

書之故知六經之策皆長二尺四寸

春秋敘正義

易詩書禮

樂春秋皆尺二寸

當作二尺四寸

孝經謙半之論語八寸策者

三分居一又謙焉

儀禮聘禮疏

箋

陳鱣曰通典吉禮封禪引鈞命決云六經冊長二尺

四寸孝經冊尺二寸書敘正義顧氏曰策長二尺四寸簡長一尺二寸鹽鐵論詔聖篇云二尺四寸之律古今

一也論衡正說篇云論語以八寸為尺又按謙讀為減樂記禮主其減樂書減作謙

論語孔子弟子目錄

釋文鄭某注唐志作篇目弟子

魯人閔損字子騫

史記弟子傳注下同

魯人冉耕字伯牛

魯人冉雍字仲弓

魯人冉求字子有

魯人宰予字子我

溫國卜商字子夏

陽城人顓孫師字子張

魯人原憲字子思

衛人高柴字子羔

魯人漆雕開字子開

齊人樊須字子遲

魯人有若

魯人公西赤字子華

魯人巫馬施字子旗

魯人顏幸字子柳

陳鱣曰幸當作辛古人名字相配其字柳與耶通史記弟子傳索隱引魯

人下有少孔子
三十六歲句

魯人冉孺字子魯

楚人公孫龍字子石

陳鱣曰此條亦見弟子傳索隱又見孟子傳索隱

魯人冉季字子產

秦人秦祖字子南

魯人漆雕哆字子斂

秦人壤駟赤字子徒

楚人任不齊字選

陳人公良孺字子正賢而有勇

齊人后處字子里

魯人公夏首字乘

魯人公肩定字子中

陳鱣曰弟子傳作公堅定集解引魯人下有或曰晉人句

衛人句井疆

楚人秦商字子丕

魯人顏之僕字叔

魯人縣成字子旗

魯人左人郢字行

魯人秦非字子之

魯人顏噲字子聲

齊人步叔雍字子車

衛人廉潔字庸

魯人叔仲會字子期

魯人顏何字冉

魯人邾巽字子斂

魯人公西戡字子上

先君子少時從同里夏方米先生文燾游繼又受業元和李四香先生銳兩先生嘉定錢宮詹高第弟子也因得聞經師緒論謂論語爲何晏所亂晏學無師法其所作集解襍采古文今文家說考漢儒注論語惟鄭君康成爲兼通古今文集諸儒之大成其間若馬融王肅古文也張禹包咸今文也至孔安國雖爲古今文家之祖其注已軼弗傳而何氏采之證諸說文多不合其爲僞可知而又謬埶已說鄭注之存者無多梁皇侃宋邢曷皆用其本作疏鄭注日就淪亡非細去孔何兩家蒐輯

鄭注之椒見他書者終無以見漢儒家法先君子謹識
之聞海甯陳孝廉鱣論語古訓本於集解外增列鄭注
求而得之又得長洲宋大令翔鳳武進臧上舍庸鄭注
輯本三書於鄭義皆有證明乃彙訂而存之於集解刪
去孔何兩家又采漢魏古義及近儒之說爲之箋背阮
文達公嘗欲著經郭一書國羅古誼又嘗欲輯 大清
經解一書彙錄近儒之說皆不果先君子實放其意其
於皇邢二疏非有申明駁證概弗徵引箋說不必專申
古誼以申古誼者列於前異誼列後而已說亦坳箸焉

鄭君六藝論云注詩宗毛爲主毛義若隱略則更表明
如有不同卽下己意使可識別也此書名箋亦猶是焉
以非出一人故曰集箋也先君子是箋或列簡端或爲
條記未及編次

錫爵

既遭大故遂肩家事又經寇亂書

籍散亡且苦授徒時多听夕不遑去夏始得從事編纂
凡八閱月而畢於是去先君子之歿二十有三年矣重
錄遺文不禁泣然先君子又嘗著魯詩述故二卷羣經
索隱二卷說文索隱二卷壽花廬偶錄草二卷述故已
軼餘未寫定又左氏傳以杜氏多盜竊古注爲已說而

己說又多謬妄命

錫爵

蒐采古義廣求近時諸家說作

箋

錫爵

雖纂輯有年未知何日卒業又不勝皇然也同

治壬申良月男錫爵謹識

書成嘗示同里某君某君以箋內所列異誼多有彼此互相違戾者似難並存宜斟酌去取且加翦裁爲之疏通庶足成一家言而錫爵以先君子遺箸不知先君子意云何難以下筆故僅檢過於違戾者略爲芟薙而餘仍其舊云錫爵又識

義疏之學肇始六朝習論語者無慮數十家顧第詳於
名理而於名物制度聲音訓詁均未能實事求是讀者
病焉潘君爲嘉定錢宮詹再傳弟子得聞經師緒論昔
阮文達嘗欲箸經郭一書以網羅古誼潘君鉤采眾說
博訪通人仿而爲之先成論語古注集箋十卷伯寅尙
書郵寄示余亟爲刻而問世余觀文達校勘論語記云
魯齊古本異同今不可詳今所習者惟何晏本顧何晏
集解名爲折衷至是於前世傳授師說異同皆不詳今
所傳論語又較釋文多異然則今本與唐初之本又自

不同要之古多段嗒字今或以形聲致訛能參合古今以爲後學法守者惟高密一人是箋於聲音訓詁之說臚舉無遺非徒高密功臣抑亦浚長微意讀者由此以溯漢儒家法不難矣不曰疏而曰箋者仿高密箋詩之例義本先民詞無虛造近時之治經學者陳氏毛詩而外此其嗣音矣光緒七年四月固始吳元炳謹識